

潘玉良的重要作品《論畫的友人》雖已失落，但7幅小型初稿《庭園聚會》卻保留了畫作的原貌。

讀者意見專線：傳真 2516 9969 E-mail:hket-lifestyle@hket.com

撰文：周倩忻 攝影：黃建輝 編輯：李秀嫻 美術：伍嘉芬 部分圖片提供：亞洲協會香港中心



潘玉良 綻放女性力量

回望潘玉良一生，她無疑是一個打破傳統，無懼犯禁的揚眉女子。突破出生貧苦的限制，成為首批負笈法國習畫的中國學生之一。她的筆觸從來離不開女性身體，柔中帶剛的線條，結合中西風格，流露女性力量。現正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舉行的大型潘玉良個展中，正好從畫作中看到此面向。

努力擺脫受害者角色，自主命運，大概是潘玉良前半生的寫照。她眾多畫作中，以自畫像尤為聞名。畫中所見，她神情泰然自若，婉約綺媚，同時又流露傲然獨立的氣質，剛柔並濟。在這次《香港賽馬會呈獻——春之歌：潘玉良在巴黎》展覽中，便以《紅衣自畫像》作為展廳內首張作品。1937年，潘玉良第二次離開中國前往巴黎，參加巴黎世界博覽會，當時她便選了自畫像為參展作品。

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助理策展人黃熙婷表示，自畫像在潘玉良的創作生涯中佔了重要位置，「這是她肯定自己身份的方式，她不只是一位中國藝術家，還是一位在法國生活的中國女性藝術家。」不像與她同代留學歐洲的中國畫家，她喜在畫上以中文名字落款，「通常簽上『玉良』二字，而不是法文。可見中國文化在她心中植下深厚的根，縱然她創作的是西方藝術。」



自畫像在潘玉良的創作生涯中，佔了重要席位。這幅《紅衣自畫像》是這次展覽的重點作品。



潘玉良於1937年回巴黎後，常到巴黎大茅屋畫室練習。此乃創作於1942年的《小女孩》。

裸體畫突破學院派框架

潘玉良曾兩次遠赴法國，首次是為了求學。1921年，她獲得獎學金到里昂，然後入讀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，接着再獲獎學金入讀羅馬美術學院，可謂接受了十分全面的西方藝術教育。1928年回到中國後，曾於上海美專和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擔任西畫系教授，「差不多同一時間，她與徐悲鴻和林風眠等著名藝術家，一同在法國求學。在中國，這批藝術家後來在帶動青年文化、現代生活及藝術教育方面，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」是次展覽客席策展人、巴黎賽努奇博物館館長 Eric Lefebvre 說。

1937年，她再次遠赴巴黎，自此便沒再踏足中國。這次展覽展出60多件作品，創作於1937年至60年代末期，充分展現了藝術家中後期的創作流變。從展廳二的畫作《酣夢》所見，潘玉良在裸體繪畫這類別上，已經擺脫了學院派講求寫實的影響，「《酣夢》是1940年代初的實驗，受20世紀初野獸派的影響。特別是馬諦斯於20年代的宮娥作品，描繪裸體的女性躺臥在咕啞上，顏色運用十分繽紛，視覺上也較平面。」黃熙婷解釋。

除此之外，潘玉良於差不多時間，亦開始嘗試以中國的毛筆及水墨繪畫裸體作品，中西合璧。「當時中國著名知識分子陳獨秀，稱這些作品為新白描。白描是中國傳統書畫的技法，這種技法對人物的描繪非常之平面。但潘玉良運用中國的筆墨，再加入西方對於人體寫實精準的描繪，呈現了人體的雕塑感。這樣中西合璧的創新作品，在中國從未出現過。」



捕捉人體舞動的姿態，是潘玉良後期創作的重心。圖為畫作《雙女扇舞》。



潘玉良的寫生作品《河上泛舟》。



創作於1925年的《希望和平》，展現女性身體的動態。



潘玉良的自畫像《自由寫生像》，創作年份不詳。



這次展覽的客席策展人是巴黎賽努奇博物館館長 Eric Lefebvre。

《香港賽馬會呈獻——春之歌：潘玉良在巴黎》

日期：即日起至2019年1月6日 地點：亞洲協會香港中心麥禮賢夫人藝術館（金鐘正義道9號）

查詢：<https://asiasociety.org/hong-kong>